



人間百案

(三)

张世琦 著



自序

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体格健壮，不怕吃苦，田地里的活儿样样都能比划两下子。村里人说我将来一定是个好庄稼人。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对于个人将来干什么，我总觉得好像不能完全取决于自己，所以心里没有固定目标，只是让命运之舟随波漂泊。1972年，我成了首届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辽宁省省直机关工作。1979年被调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意外地当上了法官。

法官的工作就是办案。这种职业决定了我必须天天和各种案件打交道。许许多多人生悲剧、人间惨案，血淋淋，凄惨惨，使我这个在农村长大的人，心惊肉跳，惶恐不安。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向我们提出在执行死刑前，想看看妻子和孩子的照片；还有个青年罪犯，跪倒在我们眼前，大声哭喊：“法官，求求你们，枪毙我之前，请允许我最后看妈妈一眼……。”我每次遇到这种场面，晚上就睡不着觉。我开始琢磨：每个罪犯，决不是天生就是坏蛋，他们决不会生下来就愿意去蹲监狱，愿意被枪毙。他们是由好人变坏的。在他们的背后，都有一个使他们变坏的、复杂曲折的历程。比如，辽阳有个青年农民，他想好好大干一场，结果有了成绩，受到几个人的嫉妒，这本来是人类社会的常见现象，可是，他却拿刀把嫉妒他的人杀了。他在被嫉妒、受挫折之后，又被判处死刑，不

幸之后又遇到更大的不幸。类似这样的例子不少。面对这类案件,我的心情实在不能平静。我就拿出个小本子,把这样的案件和当时想到的体会写在上面。时间一长,这样的小本子也就一本一本地多起来。后来,接触的案件逐渐增多,记不过来,我就开始以收集有关案件材料来代替记笔记。近20年,我记下的和收集的案例逐渐增多。工作之余,就把这些材料筛选、整理,写出了这本小书。对书中可能侵害他人名誉、利益,不便披露真实姓名的案中人,我都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我想借助这些案件让人们知道,人生的旅途,并不像北京长安大街那样笔直平坦。要走好人生之路,必须使自己具备立身处世的正确思想和能力。

这本《人间百案》中的许多案中人,已经不在人间了。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曾经使人们震惊的凶杀案,也在人们的记忆里逐渐淡化、消失。但是,许多类似的案件却仍会在人间不断地重复发生。因此,我写昔日人,就是为了给今人看;写死去的人,就是为了给正在生活的人看。我总认为,那些发生血案的原因,那些酿成悲剧的教训,人们是不应该忘记的,它应该被人们在立身处世时借鉴。

我是个法官,不能追求多判刑、多往监狱里和刑场上送罪犯,而是相反,应当为减少发案、减少犯罪而努力工作。埋头笔耕也是我的一项工作。我希望那些聪明人,愿意走好人生之路的人,能够从他人的人生悲剧中,看到产生悲剧的原因,看到悲剧来临的预兆而及早预防,使自己的一生平安、幸福。

张世琦

1997年2月18日于沈阳

目 录

自序

1. 不得好死 (1)
2. 臭嘴“当头炮” (5)
3. “假日本” (8)
4. 张大嫂摇舌 (15)
5. 夫妻情仇 (20)
6. 黑夜幽灵 (28)
7. 装哑巴 (34)
8. 假丈夫捉奸 (36)
9. 妻子为什么得淋病 (39)
10. 求婚 (41)
11. 婚前失身就该挨打? (44)
12. “借鸡生蛋” (48)
13. 谁之过? (51)
14. 外财从天而降 (56)
15. 倾家之祸 (61)
16. 夜闯民宅 (64)

17. 恩爱贤妻手下亡	(69)
18. 千山女尸	(73)
19. “神算”张久梅	(81)
20. 卖女人	(87)
21. 否认被强奸也有罪	(9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不得好死

李二胖子家住穷山沟。父亲死了，姐姐出嫁，只有他和 60 岁的老母共同生活。30 岁了，尚未娶亲，他怪母亲穷，感到母亲是个累赘。平日对母亲非打即骂，斥责起来，声嘶力竭，常常把母亲吓得



心惊胆战，不敢出半点声。有人对李二胖子说：“只要你妈活着，你

就别想娶媳妇了。”那原意是：就你这么个德行，整天跟母亲穷吵恶斗，谁敢嫁给你；如果老母死了，你就吵不起来了，也许能碰到个不走运的女人。李二胖子理解错了，认为母亲活着，是累赘，不会有姑娘来当媳妇伺候老婆婆。母亲不死，就永远打光棍吧。

他母亲活得挺健康，每天都做饭、做菜、洗衣服，就这么干还不觉得累，浑身是劲儿。他气坏了，心里想，母亲啥时才能死呢？

有一天，他母亲上山搂草，去了大半天也没回来。他饿了，没饭吃，气得满山找母亲。心想，要能找到非好好教训教训她不可，为什么到做饭的时候不在家做饭！他终于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找到了母亲。她瘦小的身躯，挑着一担刚搂的蒿草，如牛负重，顺着山坡缓慢地一步步往下走。李二胖子

窜上去，本想揍她一顿，到了跟前，临时改变了主意，态度也变好了，说：“你把这草放下，我领你到那边歇歇。”他母亲弄不清儿子今天跟她说话怎么会这么和气，但又不敢不去。儿子领她往旁边走，然后上了山。他母亲说：“我不累，咱回家吧。”

“看你那么多事！让你走你就走，别多嘴，快！”李二胖子又来脾气了，他母亲像个俘虏，被他从山腰逼到山顶。李二胖子对母亲说：“我30岁了还打光棍儿，就怨你！谁家姑娘愿意进门就伺候老太太！这地方挺陡，我把你从这地方推下去，你摔死了，我就说你搂草没注意，自己滚下去的。你也幸福，我也幸福。要不，咱俩就这么过，有什么意思！”李老太瞪着两只眼睛大吃一惊，她这才明白儿子把她领到山顶的用意。他儿子凑上前，开始往下推她的时候，李老太说话了：“我把你养这么大，也不容易，难道一点儿恩德也没有了吗？我死可以，你不能让我穿这破衣服死。家里有套新的，我回去把它穿上，留着你也用。”

“要什么滑头！你回去就不回来了！”

李老太不敢言语，李二胖子

又要推。李老太哀求说：“我不回去，你回去给我取来。衣服在箱子里，贴底放的，我在这等你，你回来，我穿上衣服自己跳，免得连累你。”李二胖子也觉得还是让她自己跳好。在这山上，推的时候万一让山下哪个人看见了，后果不堪设想。就说：“一言为定！你别动，在这等着，你要敢动，我就砸死你。”

羊有跪乳之义，鸦有反哺之恩。李老太觉得自己这么大年纪了，死也无所谓，但辛辛苦苦地把这个儿子养大，如今他禽兽不如，毫无情义，真叫人万分心酸。李老太老泪纵横，无话可说，一下子瘫倒，坐到山顶的草地上，头上的白发被风吹得像堆乱草。李二胖子看她坐在那儿了，转身就往山下跑，回家给母亲取衣服。可以想得出，从山上往山下快跑，其速度就像离弦的箭。当他飞快地穿过一片果园，横越园边一条土路时，被旁边开来的一辆东风牌大汽车撞倒。当时是中秋季节，花草树木遭霜打以后，枯萎干黄，树上的叶子也掉了不少。按理说，他是应当看到果园外大道上有汽车开来的。可是，他回家取衣服心切，光顾跑了，没注意看，和汽车撞到一起

了，脑袋被后轮轧碎，脑浆喷出挺远。汽车司机叫赵志伟，他怎么也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汽车在正常行驶，前方本来空无一人，怎么会从旁边的果园里突然冲出个人，一下子就闯到车前呢？躲也没法躲，刹车又来不及。他和两个装卸工下了车，看见车后李二肥子的尸体，都傻眼了。别开了，保护现场，通知交通管理部门来处理吧。

再说那可怜的李老太，在山上坐了两小时，也不见儿子回来，料到可能出事儿了。你说当妈的怪不怪，就这么个混蛋儿子，逼她去死，到这时候还挂念他。李老太想下山看看，又怕儿子回来见她动了地方而揍她。太阳落山了，她冷得直哆嗦，山上也开始黑下来，她才慢慢地走下山。到了果园，就

听见果园外的土路上一片喧嚷。出了果园，就见园边这段土路上人山人海，跟农贸市场一个样。她走近人群，不少人迎上来问她：“你也知道了？谁嘴这么快？原来想不让你知道的。”

“不让我知道什么？”

“那你来干啥？”

“我回家。”

“你不是从家里来？你家二肥子的事你不知道？”

她明白了，一定是儿子出事儿了。她拼命挤上去，看见土路中央停着辆汽车。汽车后边，用几根树枝挡成个大圆圈。圆圈中间躺着个人，这人没脑袋，看看身上穿的衣服，正是他儿子。这个当妈的竟不顾人们阻拦，扑上去就哭起来。她后悔万分：若是不让儿子回去取衣服，哪能有这事儿。



司机赵志伟见死者的母亲来了，看她哭得死去活来，深感内疚，在众人面前，向李老太双膝跪地，说：“我实在对不起你，现在你儿子没了，我就是你儿子，从今以后，我养你到老。”群众中知道李二肥子的本性的，说李二肥子早就该死了。有他的今日，是因果报应。

司机赵志伟住在邻村，汽车是他私人自有的，用来跑运输。李二肥子被轧死的第二天，赵志伟就把李老太接回家，当成亲妈一样看待。

过了两个多月，赵志伟被县人民检察院以交通肇事罪起诉到法院，说他疏于观察，负有责任。法院开庭审理时，当时在车上的两名装卸工出庭作证，说明那天汽车确属正常行驶，是死者突然快速从果园里跑出，闯到车前，司机根本无法预防，刹车也来不及，

赵志伟没有过失，更不是故意。庭审之后，法院的承办人还亲自到现场进行了查看，那条土路与果园紧密相连，中间无沟无埂。最后，法院宣告赵志伟无罪。

李老太一直住在赵志伟家。赵志伟生活很富裕，再加上他轧死了人家的儿子，良心上受到责备，就给李老太买衣服、买糕点，怎么奉养都觉得对不起这位老人。家里什么活儿也不让她干，简直把她供奉起来了。李老太失去了亲儿子，但赵志伟比亲儿子强万倍。李老太见赵志伟心地善良诚实，索性把房子卖了，把钱交给赵志伟，正式成了他家的一员。他们一起生活了。她怕赵志伟因自责而伤了身子，常常安慰他：“我那儿子，命不好。人的命，天给定。命里注定子时死，不到丑时就得断气。这不关你的事儿。”

臭嘴“当头炮”

同是一件事，会说的，把你笑得笑眯眯；不会说的，说得你哭啼啼。中国有句俗谚，叫做“会说的把人说笑了，不会说的把人说跳了”，这真是千真万确的。

沈阳市铁西区有个20岁的姑娘，有名有姓，但不少人只叫她臭嘴“当头炮”。“当头炮”不会说话，说出的话硬梆梆，臭烘烘，像颗臭弹，扔过去，“炸”得你半天说不出话。

一天，“当头炮”和一个同志去铁西百货商店，在商店里，她趴在柜台上，边看商品，边嗑瓜子。营业员说：“这室内挺干净的，在商店不要乱扔瓜子壳。”她来气了，当头就是一炮，说：“我愿意！你管不着！”

在街上，她吐口痰，一位戴红袖标的老人走过来，说：“请您交1元钱。”说着，递给她一张罚款

收据。

“当头炮”问：“交什么钱？”

“随地吐痰，按规定罚款1元。”

“吐一口就1元？”

“这是市政府规定的。”

她掏出一张票面为两元的人民币，递过去。老人给她往回找钱，她说：“你这个老头子，手脚都不好使唤，还管这些闲事！不就是1元钱一口吗？我再吐一口，省得麻烦你找钱了！”说完，“呸！”一口唾沫吐到老人眼前。老人挨她当头一炮，气得直哆嗦。

“当头炮”不懂得讲话要注意语言美，更不明白讲话还有什么艺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完全不顾效果。她有许多口头禅，比如“你死不死”、“出门就让你被车轧死”等等。中国人有个习俗，就是过年了，都要说吉利话。要不，怎

么会流传这样一句歇后语呢？就是“除夕晚上死头驴，不好也得说好。”“当头炮”不管这些。过年了，她吃完了饭就说：“喂哟，撑死我了。”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也说：“真逗死人了。”听外边有人放鞭炮，她说：“吓死人了。”睡觉前说句话，也要带个“死”字：“真困死了。”大过年的，她就像用“死”字给你组词造句，一口一个“死”，你说气不气人！最来气的，是她奶奶，气得不跟她说话，躲远远的。

还有一次，他们车间有个小伙子结婚，大家送礼，结婚那天，都去吃喜糖、喝喜酒。“当头炮”也送礼了，不能不让她去，但大家怕她去了乱“放炮”，就告诉她：结婚是个喜事，得说吉利话，别乱说一通，否则，将来小两口要打架闹离婚，一定会埋怨你结婚时没说好话。她说：“我去了只管吃，不说话还不行吗！”就这样，她跟大家一起去了。确实，她没说话，只顾吃糖、吸烟、吃饭，吃完了就随大家往回走。新郎、新娘出于礼节，当然要送一送。大家都说：“别送了，回去吧，屋里还有客人呢！”只有“当头炮”一言不发。新郎问她：“你今天没吃好吧？”人家问话，这不能不说，你猜她怎么说的，她

说：“吃好了。我来时，他们不让我说话。这回我可真的没说，将来你们小两口打架闹离婚，可别怪我！”这一炮，把大家笑得前俯后仰，拍手打掌。同去的一个组长忍住笑，说：“她这一说给说破了，你们小两口一辈子不能离婚，一定会白头到老。”你看人家，到底是带“长”的会说话，说出的话两种味，不佩服不行。

不会说话讨人嫌就是了，谁能想到还会惹出官司！

事儿是这么引起的。那天，“当头炮”跟哥哥推辆自行车去粮店买粮，买完往回走，一出小巷，与大街上横开过来的一辆解放牌汽车相遇。司机发现从小巷里出来人了，赶紧刹车，还好，汽车在离“当头炮”他们一米多远的地方停下了。“当头炮”尽管吓了一跳，但汽车和自行车并没相撞，车无损，人无伤，各行各的路就是了。偏偏“当头炮”嘴臭不老实，惹得吃了一场官司。

“当头炮”站在那里，怒目圆睁，指着驾驶室里的司机，当头就是一炮：“这车是怎么开的！你眼睛啦？”

这话确实又臭又硬，要是了解“当头炮”的人，就不会理她，可

司机不认识她。如果心胸开阔，忍一忍，不和她计较，也许就过去了。但这个司机偏偏是个爱计较的人，这回让“当头炮”遇上了。司机不予谅解，没有饶她，从车上跳下来问“当头炮”：“你说谁眼睛？撞着你没有？”

“放屁！撞着不就晚了！”

“你说谁放屁？”

“我就说你！”

“你嘴怎么那么臭！说话干净点儿！”

“你才满嘴喷粪呢！”

双方互不相让，唇枪舌剑地干起来。坐在驾驶室里一个跟车的小伙儿，手里夹支香烟走过来。“当头炮”冲这个跟车的说：“你还想上，别说你们两个，就是上来10个，你姑奶奶不会怕你们！”

跟车的用夹烟的手指着“当头炮”问：“你怎么骂人呢？”

“我骂的不是人！”

跟车的上来帮腔，比比划划的，香烟的烟灰随风飘到“当头炮”脸上。“当头炮”的哥哥在这时也没当哑巴，就和跟车的人接上火，问：“你要什么？”没几句话，他俩就扭在一起，厮打起来了。

“当头炮”笨腿笨脚的，也没力气，上去抓了几把，没抓到正地

方，反而被碰得老远。于是，她跑到路旁建筑工地上，拽一根2米长的铁管子，过来参战。当时，司机给拉架，想把跟车的和“当头炮”哥哥给拉开。“当头炮”不管这



些，照司机脸就戳，戳在左眼上，当时眼睛就出血了。后来，尽管医院及时医治，司机的左眼还是失明了。

经法医鉴定，属重伤。 “当头炮”犯了故意伤害罪，被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还赔偿司机各项经济损失共4千多元。

吃了官司，臭嘴“当头炮”才知道嘴臭不会说话的害处，但这时她已经成了一个罪犯，被送到劳改队劳动改造去了。至于她后来怎样，是否学会了说话，人们就不知道了。是呀，口出恶言，易起事端，哪能人人都能接受得了那些粗鲁的话呢！

“假日本”

我琢磨过，凡是一个人的绰号，都会从某一方面体现这个人的特征。辽宁省普兰店市徐大屯镇聂家村有个52岁的老农，名叫张家富，不少人背地里叫他“假日本”。这个绰号就有来头。

1942年，假日本出生在日本鹿儿岛，父母都是日本人，他当然也是日本人，取名叫“山口和则”。直到现在，他还是日本国籍，可谓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可是，戏剧性的人生使他与一般日本人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他出生时，他父亲是日本的一名陆军士兵，当时正在中国旅顺口侵华日军部队里服役。第二年，他父亲回日本把他和他母亲接到中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两个月后，他父亲乘船在海山遇难，当时山口和则不到两岁，他母亲山口八童子才21岁。母子俩回日本吧，没有路

费；留在中国吧，又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不要说住处，连饭也吃不上。被生活所迫，21岁的山口八童子改嫁给中国的穷汉张汉忠为妻。她领着不到两岁的儿子山口和则，从此在普兰店市徐大屯镇聂家村住了下来，但他们一直没办理变更国籍的手续，成为久居中国的日侨。山口和则随继父张汉忠的姓，取名叫张家富。

张家富52岁，有50年是在中国度过的。虽然一直保留日本国籍，却不会讲日本话，跟日本人打交道得靠翻译。你看，叫他“假日本”还冤枉他吧！

假日本在中国渐渐长大，随后娶妻生子。但他听母亲说，在日本，他有叔叔、姑姑、舅舅等许多亲属。1979年，他和母亲准备回趟日本。亲戚、朋友、邻居知道了，有主动借给他们路费的，也有给

捎东西的。假日本兜里揣满了钱。到了日本，叔叔山口辰雄和其他一些亲戚、朋友，知道他们在中国农村生活不富裕，就赠送些钱财物品。假日本得到中日双方亲友的资助，一趟日本之行，自己不但没花钱，还略有剩余。随后，他和母亲又先后两次回日本，然而，亲友的资助是有限的，最后一次是在1986年，回中国后，他竟欠下几千元的债务。

假日本是个庄稼人，用不着伪装，给人的印象就是忠厚老实，谁也不会把“诈骗”两个字跟他连到一起。借给他钱的人，怕他一时还不上着急，见了面，总是先开口说：“啥时有啥时还，没有就放着，不会跟你要利息。”当初的假日本还是个好心人，人家虽然这么说，但他着急，心想总欠帐也不好，不能把人家的礼让当成软弱可欺。怎么办？靠种庄稼，靠打粮卖钱，这到哪年哪月才能还清呢？想来想去，自己一没手艺，二没力气，又是个年近半百的人了，就在家开了个小杂货店。

他周转资金少，进货时不得不经常赊帐。在大连至庄河之间，有个名叫“皮口”的小镇。镇上有家联合购销批发部，经理是刘成。

假日本常到这里进货，赊多少好商量，甚至赊多长时间刘成也不计较。一来二去，他们混熟了。在交往中，刘成知道假日本的身世和家庭状况，他们成了好朋友，最后，竟结拜成把兄弟。刘成比他大两岁，成了哥哥，假日本成了弟弟，彼此称兄道弟，走动频繁。



假日本有了个哥哥，自然高兴；而刘成呢，确信多个朋友多条路，在生活中，说不定谁就会用到谁，拜个把兄弟，多个帮手，有利无害。刘成闷了，就到假日本家去散心，高兴了就喝上几盅。假日本经济上紧张了，也找刘成。两人你帮我，我帮你，确实有点哥儿们意思。

假日本日子过得不错，就是最后那次去日本欠下几千元外债还不上，总是吃不好，睡不安。他

开的小卖店，地处偏僻，又挣不到多少钱，愁得他整天抬不起头。他母亲看出来，安慰说：“还这笔钱也容易。你父亲是服兵役时死在军舰上的，属因公死亡。如果往日本去信要钱，说不定会得到一笔抚恤金。”

“对！对！”假日本如梦初醒。“日本国富裕，还不会少给呢！”从这一天起，他总在猜测：这笔抚恤金能给多少？怎么个给法？能不能按父亲的工资，逐月逐年地累计；或者是按他和母亲的实际生活费用，给50年的生活费，也许比这还要多。假日本急不可待，马上往日本鹿儿岛民政部门去信，索要这笔抚恤金。

有了这笔尚未见踪影的抚恤金作依靠，他花钱开始大手大脚了。对欠下的外债，他“拆东墙，补西墙”，一个个都还清了，但新的债主又一个个地出现，而且，越来越多。他在亲戚、朋友、邻居和与他熟悉的20多人中，今天跟张三借三千两千还给李四，明天，又跟王五借三千两千还给张三。不管跟谁借，他都亲笔写下借条。有了借条，大家信任他，每次借钱都很顺利。被他借得最多的，要数他的把兄弟刘成了。刘成辛辛苦苦攒

了半辈子，共有两万一千元，全被他借去了。到了1991年初，假日本又来跟他借钱。刘成说：“我是没有了，再借，我就得向别人替你借。”

“那也行，过几天我就还。”刘成跟他姐借两千。假日本把这钱拿回家，给妻子买个金戒指，剩下的几天就花光了。为了再借不难，假日本从别人那里借来两千，很快还给了刘成，并说：“怎样，守信用不，我这个人，说话算数。”刘成对他的诚实和仗义十分敬佩。

1992年初，假日本又跟他的把兄弟刘成借钱，这回是借两万。

“怎么借这么多？”

“我叔叔从日本给我来电报了，他给我运来一批货，有彩电、收录机，还有摩托车，货已经到天津港了，现在急需两万元交关税，不上税不让卸船，晚卸一天还要罚不少钱呢！你看，这是电报，这是日本国驻华大使馆的文件。这两万元，20天之内肯定还你。”假日本说着，把伪造的电报和文件从兜里掏出来，让刘成看。刘成因为有两万一千元被借去没还，这回慎重起来。他仔细看了看电报和文件，也没看出个子丑寅卯。他是个农民，压根儿就没见过日本

驻华大使馆的印章是什么样，也辨不出真伪。但他心里在合计，我再借给你钱，你还不上怎么办。想到这儿，就顺口说了句：“你要是真用钱，我帮你借，但可别骗我。”

假日本对这个“骗”字敏感起来，瞪大了眼，说：“你，你这叫什么话！全中国 11 亿人，我骗谁也不能骗你呀！咱俩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兄弟了。我敢起誓：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我要骗你，让我随灯灭，随日落，不得好死。”假日本表演得很像，专挑带劲儿的词用。他还说：“我有老婆孩子，有房屋，有家产，我要骗你，我还能跑了吗？再说，我给你打借条。”



刘成被他这么一说头脑糊涂了，忙说：“我就随便这么说一句，你别来真格的。你先坐一会儿，我到我侄儿那去给你借。”

刘成的侄儿在他家房后住，叫刘福全，44 岁，是个石匠。刘福全 22 岁结婚，婚后，一年四季，天天领媳妇上山打石头。他把打下的大块垒成垛，按米数出卖；剩下的小块儿，让他妻子砸成石子，卖给修路的。夫妻俩干一年，除了全家 4 口人花销外，可以余下近千元。刘福全把这些钱存到银行。风霜雨雪干了 20 年，银行的存款达 18500 元。他叔叔来借，他把存折拿出来，说：“就这些，这可是我和你侄媳妇 20 年的血汗钱，这钱……”

“你放心。”

“我不是对你不放心，你不是为别人借吗？”

“没事。他要不还，我还你，我还有两万元呢！”

假日本通过刘成把这 18500 元借去后，拿出一部分还给几个索要欠款的人，揣着剩下的就到大连一家宾馆，住包间，吃西餐，由小姐陪酒，花天酒地享受一番，花光了就再去借。他总觉得：人生几十年，转眼就过去，不享受枉活一生。他敢如此挥霍，有两个依靠，一是因他父亲的死亡可以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抚恤金，二是他爷爷在日本有遗产，由他父亲

继承的这份，应该归他。有这两笔钱作依靠，不管花出多大窟窿，都能堵上。

个体户史立本有钱，至少有20万元，假日本本来应该先跟他借，只是与史立本关系不近乎，才在把亲近的人都借遍了之后，这才找到他。假日本说：“我在日本有家产，有座山和田园，总价值可达4800万元人民币。最近，我叔叔要把这些给卖了，卖完把钱给我送来。咱俩能不能用这笔钱合伙在大连办个企业，你当总经理。你挣钱是内行，我没你那两下子。”

“我才有十几万元，咱俩办公司，那帐怎么算？”

“还能亏你呀！要不这样，你把钱先投进来，我按月息3分给你利息，赔了算我的。你当总经理，算我雇的，每月给你一份高工资。”

“那也行。”

“现在就得马上着手张罗，目前急用10万元，得在大连先买一处房子，等我叔叔一到，咱就干。今天先从你这拿10万，利息从今天开始算。”

假日本见史立本有些疑虑，就掏出伪造的电报和日本国驻华

大使馆的文件，说：“你看，这是我叔叔来的电报，还有日本国驻华大使馆出的手续。”史立本看了看，上边确实有日本国驻华大使馆的印章，就说：“那你立个字据，先借你10万。”

就这样，假日本越借数额越大，欠下的外债也就越来越多。在这期间，他家盖起一排新房，装修得也华丽；在院子里打了井；家里添上了摩托车和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常用的家用电器也应有尽有。1986年，假日本从日本回来时才欠几千元外债，到了1992年，他的外债竟达48万元。他知道纸里包不住火，就加紧向日本鹿儿岛民政部门催要抚恤金，并开始向他叔叔表示，要顶替父亲继承爷爷留下的遗产。他充满信心，这两笔钱都能要到。他确信，自己这一生，命里注定是个百万富翁，目前的穷是暂时的。

盼星星，盼月亮，他叔叔的信终于盼来了。关于他要继承家产问题，信中说：你爷爷确实有些家产，但他在晚年时，因年老多病，早已用尽，没有可继承的了。假日本又把希望寄托到那笔抚恤金上。日本鹿儿岛民政部门的回信更使他失望。信的原文是这样写